





第九十五期

爲，汗山泓河之間，旬度大變，所有盟長扎薩克親下貝勒等儀例，一律廢除，馬牛羊駝不能超過五百匹，王公生活一如平民，以致竟有補充扎薩克，令覓牧收斂者，富察心能笑矣，諸君好自爲之，恢復原有之什一五爲足一語，說不以年，行年五十有六，左側者丹巴及那羅等，據此留留之殘片，以致之壞人心理，何嘗思却中下，要非吾漢族思有以拔之耳。

共策一因之徒之，皆已防害，不遂何沒收財產之途徑則止，是以，蒙上等人物，必者蒙政府蒙首領大軍戰勝，俄人弔制，憂憤以死，隨終遺囑，「限引俄黨入內者，宜在假其武力驅逐俄軍，藉機成立大蒙古獨立國」，然後再逐俄兵，完成一色大蒙古，不事於狼入室，其兒媳暴民，不持於漢軍，徒遭民衆痛苦，今如鷄犬，驚歸，身手云，

張明司令，案經汪軍軍動，上攬網球，張氏特約局中網球中央林縣管理局，凌道揚，假國際聯歡計俱賽部，比賽網球，於下午五點，張與隨從秘書李應超同往，即與凌道揚二君對賽，應戰持久，互有勝負，當時並有外水王家莊，及財政部，交商，日領館職員多人參觀，極極，一時之盛，則張氏亦喜打網球，但以京市無此種球場，致不獲一現球身手云，

德一。一作之字克來，李維斯氏。於今有一白牌，歡迎遊艇，普通作於大會中，被另一作家兩派打敗。德拉克爾第草創一時，其助爲之足耳，係爲李氏演說者稱，當中有劉麗作甚佳，公於李氏之人益爲，并有劉彼得爲李氏畫作三張表示悲觀之世評矣。一人任座，故彼不願演說云云。李氏演說之後，自座上跳紅，猛擊李氏之類，李氏以時發機，座上跳紅，猛擊李氏地，當以雙方出，衆人解解，將二人分開，可站遠些，故彼李氏夫、曾譯空也。而彼在一蘇俄說之文字書下，曾劉麗其所著，（新俄）書月

邵力子先生爲中央委員，而亦吾新聞界之老前輩也，自民國八年，其原配屠夫入近世樓，中簡而歸，邵雖曾納一姬，曰邵吉風夫人，有甚君，以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句贈之，邵力子之美滿姻緣，都下均傳爲佳話也，新居在戶部街，異常儉樸，卽電話亦未裝置，

轟動全歐之企鵝取保  
險巨款案因犯第獲勒，於本  
日在雷金堡斬決，行刑者  
名雷加特，今年已二十一歲  
，犯犯曾在賊野路上，謀害  
路人，將其尸焚於汽車中，  
詐裝本人汽車出事死亡令其  
妻領取保險，因犯行爲爲  
殘酷，按照日耳曼律，判處  
斬決，該犯就死時毫無懼色

「親愛精誠」，下款爲「蔣中正 蔣宋美齡 賀」，別介紹人爲項介人馬福麟兩君，證婚人爲于右任丁煜五兩君子，陪傳女士在學時之教授，惟于先生是日以事忙未至，有某君賀以詩曰，魯車至室風流甚，又奏鸞笙引鳳簫，又

生徵羽者，先君次愛縣之五卬山人，相離幾二十里，先君諱於孫梅蓀，蓀愛以心，性情如水乳，遂愛以心，先生長數齡，兄弟之事，其友愛之深，雖骨肉不逾也。先生隨後，嘗先君之詩有句云，朋情骨肉如君少，恨不移居作比鄰，先君嘗詩有云，寄語劉郎休抱恨，人生有信不難成，情相投，遺亡亡，備載數句而已，其後先君請於祖父濟川公，割宅後地傳先生，建鳳教稼，自是朝夕晤談，出入相共，而先生之志遂爽矣，相愛數十年如一日，鄉前輩咸嘆曰此古人之交，非今人之交也，余兒時，喜先生雅稚，見必

初之。生母亦愛余。見必提之。且教以字。是以故歲得二十餘矣。旬時疫狀。事緒之間。常遇臥。因感之平動事。有足稱者。先生查則手不釋卷。夜則鷄鳴而寢。黎明即起。每夜夢覺。不絕於耳。嗟呼其聲。日經於耳者。生牛十餘矣。其時年五十餘矣。尚勤學不忘古人之懿範。殆。映雪囊螢。以先牛鶴者。而讀書也。鳴鶴養。而讀書也。辛未四月十二日記。

國產古玩叢考

子黃帝曰：「海上有三瀛島者，每且搖動不遊，至者百數，其父曰：『取來弄之。』明日，瀛島輒復不見。」此言玩亦不凡，而前言之易駁也。又見有所樂而玩者受之辭也，則玩之義亦大衆說，爰作辭以自致。

堯山有「擊壤」之歌，讀仁者靡不誦之，而不知壤亦一頑石戲之具，或以壤爲土質、實亦木材，初試時，先置一塊於地，然後戲者，方於距離四五步之間，以手中所執之一塊擲之，中者與否，終於決勝負，後之拋擲，猶存古意。<sup>(一)</sup>軒轅生有「踏歌」，其物以坤爲圓畫，中挖毛筆，與今之片篋異，行人聞之，踴躍，或云踏鞠又「踏歌」亦作「踏」，實一物器，史遷稱秦俳，云「隨滑其高，民無不六節四脚矣」，此可以証也，唯云「六節」者，則見諸楚辭，有「鳥處雉雞」之名，以木刻成，亦云「五木」，周禮王

六十一晉之四雅戲，與之相類，漢李尤四藝錄，有「囊戲」所記，蘇木統之謂，即指此焉，「紙畫」，相傳爲漢時韓昌所創，然考之遺譜，無此紀載，梁武帝時，侯快開營城爲，簡文乃作紙畫，以善戲，放於天空以遠外，居觀者可縱信，後咸謂之風箏，則於義爲小類，史記樂書「唐守軋竿」注云「以竹筒其端，竹軋軋竿登」，又「魏志曹芳辭」，「以象扇竿彈珠玉」，直指爲「鐵馬」而云，又非「紙寫」可知，古「戲置別文」六面，自一至六，考之儀案，其制已著，然「戲置別文」未見，至於今之「般」可也，唯「般」必以四色爲色者，亦有所本，曹元氏更紀十戰棋圖，須臾即可轉敗轉勝，於是上鄉市連呼叱之，其具乃獨轉動久，頃之，遂成重圍，大悅，即令加肆，故「般子圖」包註，東時有二童子戲，號稱「童子局」，人誤笑之，所拘，其實非是，嗣後多變名，如「博奕圖」、「童子局」與此同，大場大少別以葉子形名，如「博奕圖」，「童子局」則以異名實同，「牙牌」計十二副，點共二百二十四點，只紙天牌兩副二十四點，以象天之二十四氣，地神有四點，以象東南西北，而餘皆各見深悉，一以象虎布豹之位，配時宜和二年有人上疏獻之，上覽大悅，召詔臣御林，追請卹卹位，是知如式顯「天下」此外不勝枚舉，或耳目作者記載，姑不備述，以從累贅。